

跟着鹤皋到伊犁之五 太华山色骊山泉 周秦汉唐耀长安

□ 赵世芳

我们的母亲河——黄河，在山、陕之间画了一个大“几”字形，祁韵士的西行要两次过黄河。在山西之旅结束前的最后一站是辛店，在这里，他对“如在天平”的黄河，“耸出天表西南”的华山，还有对岸“倚水突起”的潼关，抒发了自己的“怛怖”之感和“敬畏”之情。

“遥见长虹西亘，如在天平。御者（驾车的人）告余曰：‘此黄河也。’至可河，村落甚小。又见华山仙掌耸出天表西南，青苍之气咄咄逼人，觉心目为之一爽。洎（至）临河滨，仰观潼关，倚水突起，壁立千仞，其下洪流怒号，滔滔而来，令人又生怛怖。”

祁韵士描写的这一幕，既是自然的大造化，又是历史之大舞台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如虹彩天平；华山仙掌耸云天，似芙蓉盛开，而心目为之一爽；在河东，仰观潼关，壁立千仞，与黄河洪流相呼应，令人恐惧。

祁韵士走到这里的时间是“三月念（同廿，二十）四日”。此时“夕阳西坠，天色如墨”，祁韵士“呼船急渡”，幸好风力不大，渡河无险，刚刚入夜，即到了潼关。

“山陝二省以黄河为界，河东为山西，河西为陕西，冀雍（冀州、雍州，古九州之分野），自古然矣。”

从三晋大地到三秦大地，祁韵士从中华民族的一个发祥地走到了另一个发祥地，一河之隔，一河之连，这条大河就是母亲河——黄河。

陕西之旅，祁韵士在《灤池行稿》自序有一概括：“乃舣舟渡黄河，出潼关，饱看太华山色，浴骊山温泉，观长安所谓八流绕郡者。复渡津渭，登成原，古塚累累，美汉唐人埋骨于此，为之叹息。”

秦中第一关。祁韵士在《万里行程记》中道：“秦关百二，潼关为首，雄壮莫比。”百二秦关，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的秦国领地。当年的“赳赳老秦”凭着“关中四关”（东函谷关（东汉后被潼关取代），西大散关，南武关，北萧关）和“崤山”成“崤函之固”（汉·贾谊《过秦论》）天险立国，同样“持戟百万，秦得百二焉”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），所以叫“百二秦关”“秦关百二”。陕西诸关，潼关为首，未到潼关，祁韵士本以为其“雄壮莫比”；“疑其矗立之势，若车不得方轨，马不得连骑者”。潼关雄踞秦、晋、豫三省要冲之地，周围山山相连，谷深崖绝，中有一羊肠小道，仅容一车一马，古有“细路险与猿猴争”“人间路止潼关险”，杜

甫到此有“丈人视要处，窄狭容单车。艰难备长戟，万古用一夫”之叹。即使到了清朝，康熙皇帝于1703年从山西渡黄河入潼关，仰望古城墙，为之倾服，称潼关为“天下第一城”。但仅百年之后，祁韵士在现场看到的却是：“乃竟然有余，堂皇大陆，若履平地，直西而行，殊非意料所及。”潼关之险已不复存在，出人意料。有感于此，写下《潼关》：此地称天险，秦中第一关。楼台连翠律，城堞隐回环。仙掌碧云外，洪流霄汉间。泥丸何足道，时际太平间。

潼关之险，险在华山耸云间，黄河天上来，险在楼台连高山，墙堞壮关城。崎岖坎坷有什么可怕的，只要人间太平，也不过是一条通天大道而已。

向平游五岳，余亦爱看山。此去西秦路，循行二华间。白云迷洞府，紫气辟仙关。拔宅何年事，希夷自往还。

现在去往西秦，行走在华阴与华州之间。到了华阴县里，观无数绿柳，县衙女墙隐现在林梢之间，柳絮纷飞，落地如“雪”，如仙境一般。华阴县在华山之北，城东五里，有华岳庙，颇为壮阔。这里在汉代时叫宏（弘）农郡，路旁有汉杨太尉震（杨震，司马迁女婿杨敞之玄孙），东汉太尉，号称“关西孔子”。名山名人，仙关洞府，白云紫气，地灵人杰。而自己西去，不知何年能回还故里，再见这关中气象。

华州谒子仪。从华阴县行七十里至华州。华州前据华山，后临涇渭，左控潼关，右阻蓝田关，历来为关中军事要地。所谓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这七十里，依然是祁韵士从不同角度“饱”览华山景色的看山之旅。在日记中祁韵士写道：“尝闻（曾经看阅）华山图，为之神往。今亲履其地，饱看山色，马上车中，有流览卧游之乐。”华山之高峻，只有天在其上，再没有其他山与之比齐。遗憾的是“乘驛（驛车）看山，终未一一领略。他时再过，当履屐（放轻脚步步行）畅游也”。华州城东是郭汾阳故里，有祠宇。郭汾阳，即郭子仪（697—781年），出身太原郭氏，籍贯陝西华州郑县。唐中兴名将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以平定“安史之乱”有大功，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后收复两京（长安、洛阳）有功，加司徒，代国公。后因功勋，进封汾阳郡王，故又名郭汾阳。之后再立累累战功，唐德宗尊为“尚父”，位至太尉兼中书令。病逝后，获赠太师，谥号“忠武”，配飨唐代宗庙，陪葬于建陵。晋剧《打金枝》中唐王唱词：“多亏了李太白，搬来了郭子仪，才斩来安禄山贼的首级。先帝爷念皇兄功劳无比，在凌烟阁上把名题，封他为汾阳王人称千岁”即此事。祁韵士《过华州谒郭汾阳祠》：

再造兴唐室，安危系此身。天钟河岳秀，不是等闲人。一代福星曜，千秋桑梓新。式闻怀骏烈，乡产首西秦。

郭子仪平乱有功，唐室中兴，相当于再造，安危系于郭子仪一身。家乡山河钟灵毓秀，才有这样的非等闲之人。于唐室，郭子仪是一代福星光曜，于家乡，是千年故里常看常新。今天登门拜谒（式闻），缅怀盛业，首力当归西秦（关中陝西一带秦之旧地）郭子仪。

骊山浴温泉。骊山是周、秦、汉、唐的皇家园林地，离宫别墅众多，名胜古迹众多，传说故事众多，特别是山上的华清宫因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：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”而名垂千古，传扬民间，登上舞台，绵延不绝。郭沫若先生有诗赞道：“骊山云树郁苍苍，历尽周秦与汉唐，一脉温汤流日夜，几杯荒冢掩君王。”祁韵士路过此地，还真的洗了一澡。《浴骊山温泉作》：

到此不解浴，濯馘非丈夫。到此不解浴，濯馘非丈夫。转念妃子笑，谓彼后人拘（gōu）。天地本传舍，吾生各异舻。客中逢一濯，留得斗尘无。

一路风尘仆仆的祁韵士，在华清池洗掉了一身尘土，肮脏龌龊非大丈夫。杜牧《过华清宫》：“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

历史上骊山发生过两次“妃子笑”，一为“烽火戏诸侯”，一为“荔枝来”，一向被后人诟病（国亡、国破），但祁韵士认为，天地之间本来就是人休息生活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自己，国亡国破之严重后果，并不是因“妃子笑”而导致的。途中客居华清池，洗尽满身尘土，正如东坡所言：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（《临江仙·送钱穆父》）。亦如李白的千古哲思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”既然天地之间就是旅舍，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，就不必计较在这里何人洗过澡，何时“妃子笑”了！

八水环流西安府。祁韵士的山西之旅，是汾渭平原的汾河段，关中平原居晋陕盆地的南部，人口密集，产业发达，历来富庶，号称“八百里秦川”。

秦川春色。从华州西行五十里至渭南，居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水之南，“青畴（田地）绿野，四望无涯”，好一派春光春色。又四十里至零口镇，祁韵士正好遇上“春日赛会，游女如云”。赛会，民国时二月半、三月半、七月半均有各种“迎神”民俗及宗教活动。地域不同，节令不同，内容也有差异。从祁韵

士写的前后文看，这场赛会，“游女如云”，女子特别多，应该类似朱熹《春日》所写的：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是一种迎春赛会，而不应该是祭祀活动。西行二十里到新丰县，“尚存古名”。新丰，我最早从米芾的书法作品看到，写的是王维《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泉（时为右补阙）》，开头一句便是“天子幸新丰，旌旗渭水东。寒山仗外，温谷幔城中”。新丰，鸿门宴遗址所在地。刘邦为了安顿老父亲，把老家江苏沛县丰邑依规制在此地建城，故称“新丰”。想当年，天子巡幸新丰，仪仗连里，旌旗蔽空，渭水汤汤，温泉蒸腾，帐幔连营，何其壮观。

临潼早行。骊山周边温泉处处。到临潼县，苍松环抱，山半行馆，楼台曲折，泉石之妙尤其天然。有温泉“自石罅（隙）喷玉而出，汇为数池，解衣就浴，尘氛顿尽”。此时此刻，祁韵士“因忆开宝（开元天宝年间）华清（华清池贵妃洗浴事），风流如昨；而霓裳一曲（《霓裳羽衣曲》，唐玄宗为道教所作之曲，贵妃依曲而舞），舞破太平（歌舞升平之中，爆发“安史之乱”），为惘然者久之”。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，对此惘然若失之情久久不去。好在《临潼早行》一诗，又回到了当下的春景：

太华山头是华州，临潼又过少山头。东风夜送濛濛雨，一幅烟云画里收。征衫薄絮不禁风，林外春寒日影红。欲觅村沽为小饮，青帘斜挂绿杨中。

华山之下是华州，到临潼又过了少华山。昨夜东风送来濛濛细雨，雨中的云烟像收在一幅画里。穿着薄衫少棉絮，不禁春寒春风透，想要到前边的村子里小饮一杯酒，看见酒帘斜挂在绿色的杨林之中。

灊桥无桥。就像祁韵士别京，朋友们送别在卢沟桥一样，西安西京人送别在灊桥。此桥又名情尽桥、销魂桥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、最负盛名的一座

桥，西安东去必经此桥。李白叹过：“年年柳色，灊陵伤别。”（仅《金唐诗》直接描写或提及灊桥的诗篇就有114首之多。灊桥两岸“筑堤五里，栽柳万株，游人肩摩毂击，为长安之壮观”。如前文所述的中国古风“折柳送别”，灊桥算是首位了。祁韵士到达灊桥的时候，但见杨柳依依，别情深沉，“独讶其何以无桥，土人曰：‘浊流迅驶，曾为桥辄圯，不能成也’。”灊桥无桥，令人惊讶，当地人，水流湍急，动不动就冲毁桥梁，修不成啊。看来此桥的命运，亦如征人、别人的命运，悲欢离合，难系离愁，正如当今同名歌词所道：“灊桥柳，遮得住泪眼，牵不住手，我在梦中，心在那别后，你可知古老的秦腔，它并非只是一杯酒……”

清和初入夏，绕郭晓烟齐。麦浪翻滚，杨花覆泥，天高流云似天幕，河岸宽阔水迎堤。南望终南山色，云缭雾绕，望之痴迷。古人云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。”可惜，祁韵士是西戎之人，不能效王维隐居终南，无法领悟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终南夜色，不能效仿历史上无数终南隐居修炼的悟道之人，更不能效仿唐人卢藏欲做官先修隐，最后果然当上左拾遗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唐代走“终南捷径”成功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李白和王维两位大诗人，而祁韵士只能一路向西，他的终点是中国最西部的伊犁。

帝乡形胜。西安，古称长安、镐京。祁韵士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长安形胜，虎踞龙蟠，自古帝王之都。城外八水环流，抵东郭始见百雉崔嵬，远则无睹，盖林阜包罗，最为雄厚。”八水环流，八水指渭、泾、沔、涝、灃、漓、泾、灃八条河流，在西安城四周环流，即“八水绕长安”。到达城东才能见西安高大壮观的城墙（百雉，古代计算城墙面积，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；崔嵬，高大雄伟），远看则看不见，因为城墙被茂林丘陵（林、阜）所包围，可见西安古城的帝都气象最为雄厚。祁韵士《西安府》：

佳哉云气郁苍苍，形胜由来重帝乡。圣世龙飞成右辅，雄州虎视镇西方。天开渭北林光远，日近终南雪影长。一望川原皆沃土，耕犁遍野劝农桑。慈恩塔影临丰苑，经古碑残石洞藏。耆老至今知有汉，长安犹昔已非唐。曲江地僻莺花香，灊岸春深草木香。我亦千秋一过客，欲从夸父逐斜阳。

祥云佳气郁苍苍，山川壮美地势险要自古是天帝住的地方。圣代帝王有“三秦”之辅，西安城虎踞龙蟠威震西域。旭日东升，云开雾散，渭水之北，阳光透过，树林影远；日近终南（秦岭主峰之一），雪影绵长。关中平原皆是沃土，农人耕犁，遍野农桑。慈恩塔影临丰苑，祁韵士日记载，“客为余言，唐雁塔在城南，岁数则塔中分为二，却不倾。岁丰则仍合焉”。大雁塔在大慈恩寺内，又名“慈恩寺塔”。当地人告诉祁韵士，唐时此塔在城南，年景不好，塔一分为二而不倒塌；年景好时，又合成一塔，所以说“慈恩塔影临丰苑”。年长之人至今知道周秦汉唐，长安已非昨日的京都盛唐。我亦是千秋一过客，效夸父追日，逐西斜的太阳。

山色终南好。《出西安城西行》：清和初入夏，绕郭晓烟齐。麦浪翻滚，杨花覆泥，天高流云似天幕，河岸宽阔水迎堤。南望终南山色，云缭雾绕，望之痴迷。古人云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。”可惜，祁韵士是西戎之人，不能效王维隐居终南，无法领悟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终南夜色，不能效仿历史上无数终南隐居修炼的悟道之人，更不能效仿唐人卢藏欲做官先修隐，最后果然当上左拾遗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唐代走“终南捷径”成功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李白和王维两位大诗人，而祁韵士只能一路向西，他的终点是中国最西部的伊犁。

几朵教他插鹭鸶，小名莫问阿谁家。天仙国色神仙种，占尽人间富贵花。祁韵士在馆舍，遇邻舍一女要牡丹花，便摘了几朵让她插到鬓角，小女孩还不告他是谁家的女儿，叫什么名字。牡丹花香国色，占尽人间富贵，也不知是哪位神仙栽种下的。

奇山纪异。邠州西十里有山名明岫山，甚奇，“山之顶皆土，其趾乃皆石，洞穴玲珑，不可胜数，备诸佛像。沿山前进，桑枣成林，矮而秀茂，郁郁葱葱，令人思“斧斤远扬”之句。又行十余里，见石龛中大佛高八丈五尺，就山石雕成，亦奇。”明岫山在今陝西彬县水帘乡明岫山麓。其地有水帘洞，相传唐贞观年间凿出一个个小洞，洞洞相连，形状像飞阁，祁韵士《明岫山纪异》一诗，形容其为“蜂房气通透，森然映寒绿”。每年元宵节，百姓在这里张灯结彩，祈祷新年好愿。

至此，祁韵士领略了亭口镇的“堡堞”（城堡），加上即将在河西走廊上的无数古堡、驿站，战火的味道又浓了起来。陝西之行结束。前面的甘肃瓦云驿，是甘陝二省分界处，站在这里，西望远方，迎接祁韵士的将是一条文明交汇的廊带，是一条以丝绸为名的廊带，是一条曾经金戈铁马的古道，是商旅绵延的商道，也是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国际通道，这条绵延在黄河以西的窄长通道——河西走廊。

不到成原上，那识塚累累。强半犁为田，但留土数堆。彼岂无豪杰，今乃不知谁。欲往考世代，没字并无碑。白杨风萧萧，向我耳际吹。世事浮云变，富贵徒尔为。黄土擅埋人，玉山曾几颓。岁丰则仍合焉。大雁塔在大慈恩寺内，又名“慈恩寺塔”。当地人告诉祁韵士，唐时此塔在城南，年景不好，塔一分为二而不倒塌；年景好时，又合成一塔，所以说“慈恩塔影临丰苑”。年长之人至今知道周秦汉唐，长安已非昨日的京都盛唐。我亦是千秋一过客，效夸父追日，逐西斜的太阳。

山色终南好。《出西安城西行》：清和初入夏，绕郭晓烟齐。麦浪翻滚，杨花覆泥，天高流云似天幕，河岸宽阔水迎堤。南望终南山色，云缭雾绕，望之痴迷。古人云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。”可惜，祁韵士是西戎之人，不能效王维隐居终南，无法领悟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终南夜色，不能效仿历史上无数终南隐居修炼的悟道之人，更不能效仿唐人卢藏欲做官先修隐，最后果然当上左拾遗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唐代走“终南捷径”成功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李白和王维两位大诗人，而祁韵士只能一路向西，他的终点是中国最西部的伊犁。

几朵教他插鹭鸶，小名莫问阿谁家。天仙国色神仙种，占尽人间富贵花。祁韵士在馆舍，遇邻舍一女要牡丹花，便摘了几朵让她插到鬓角，小女孩还不告他是谁家的女儿，叫什么名字。牡丹花香国色，占尽人间富贵，也不知是哪位神仙栽种下的。

奇山纪异。邠州西十里有山名明岫山，甚奇，“山之顶皆土，其趾乃皆石，洞穴玲珑，不可胜数，备诸佛像。沿山前进，桑枣成林，矮而秀茂，郁郁葱葱，令人思“斧斤远扬”之句。又行十余里，见石龛中大佛高八丈五尺，就山石雕成，亦奇。”明岫山在今陝西彬县水帘乡明岫山麓。其地有水帘洞，相传唐贞观年间凿出一个个小洞，洞洞相连，形状像飞阁，祁韵士《明岫山纪异》一诗，形容其为“蜂房气通透，森然映寒绿”。每年元宵节，百姓在这里张灯结彩，祈祷新年好愿。

至此，祁韵士领略了亭口镇的“堡堞”（城堡），加上即将在河西走廊上的无数古堡、驿站，战火的味道又浓了起来。陝西之行结束。前面的甘肃瓦云驿，是甘陝二省分界处，站在这里，西望远方，迎接祁韵士的将是一条文明交汇的廊带，是一条以丝绸为名的廊带，是一条曾经金戈铁马的古道，是商旅绵延的商道，也是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国际通道，这条绵延在黄河以西的窄长通道——河西走廊。

不到成原上，那识塚累累。强半犁为田，但留土数堆。彼岂无豪杰，今乃不知谁。欲往考世代，没字并无碑。白杨风萧萧，向我耳际吹。世事浮云变，富贵徒尔为。黄土擅埋人，玉山曾几颓。岁丰则仍合焉。大雁塔在大慈恩寺内，又名“慈恩寺塔”。当地人告诉祁韵士，唐时此塔在城南，年景不好，塔一分为二而不倒塌；年景好时，又合成一塔，所以说“慈恩塔影临丰苑”。年长之人至今知道周秦汉唐，长安已非昨日的京都盛唐。我亦是千秋一过客，效夸父追日，逐西斜的太阳。

山色终南好。《出西安城西行》：清和初入夏，绕郭晓烟齐。麦浪翻滚，杨花覆泥，天高流云似天幕，河岸宽阔水迎堤。南望终南山色，云缭雾绕，望之痴迷。古人云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。”可惜，祁韵士是西戎之人，不能效王维隐居终南，无法领悟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终南夜色，不能效仿历史上无数终南隐居修炼的悟道之人，更不能效仿唐人卢藏欲做官先修隐，最后果然当上左拾遗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唐代走“终南捷径”成功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李白和王维两位大诗人，而祁韵士只能一路向西，他的终点是中国最西部的伊犁。

几朵教他插鹭鸶，小名莫问阿谁家。天仙国色神仙种，占尽人间富贵花。祁韵士在馆舍，遇邻舍一女要牡丹花，便摘了几朵让她插到鬓角，小女孩还不告他是谁家的女儿，叫什么名字。牡丹花香国色，占尽人间富贵，也不知是哪位神仙栽种下的。

奇山纪异。邠州西十里有山名明岫山，甚奇，“山之顶皆土，其趾乃皆石，洞穴玲珑，不可胜数，备诸佛像。沿山前进，桑枣成林，矮而秀茂，郁郁葱葱，令人思“斧斤远扬”之句。又行十余里，见石龛中大佛高八丈五尺，就山石雕成，亦奇。”明岫山在今陝西彬县水帘乡明岫山麓。其地有水帘洞，相传唐贞观年间凿出一个个小洞，洞洞相连，形状像飞阁，祁韵士《明岫山纪异》一诗，形容其为“蜂房气通透，森然映寒绿”。每年元宵节，百姓在这里张灯结彩，祈祷新年好愿。

至此，祁韵士领略了亭口镇的“堡堞”（城堡），加上即将在河西走廊上的无数古堡、驿站，战火的味道又浓了起来。陝西之行结束。前面的甘肃瓦云驿，是甘陝二省分界处，站在这里，西望远方，迎接祁韵士的将是一条文明交汇的廊带，是一条以丝绸为名的廊带，是一条曾经金戈铁马的古道，是商旅绵延的商道，也是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国际通道，这条绵延在黄河以西的窄长通道——河西走廊。

不到成原上，那识塚累累。强半犁为田，但留土数堆。彼岂无豪杰，今乃不知谁。欲往考世代，没字并无碑。白杨风萧萧，向我耳际吹。世事浮云变，富贵徒尔为。黄土擅埋人，玉山曾几颓。岁丰则仍合焉。大雁塔在大慈恩寺内，又名“慈恩寺塔”。当地人告诉祁韵士，唐时此塔在城南，年景不好，塔一分为二而不倒塌；年景好时，又合成一塔，所以说“慈恩塔影临丰苑”。年长之人至今知道周秦汉唐，长安已非昨日的京都盛唐。我亦是千秋一过客，效夸父追日，逐西斜的太阳。

山色终南好。《出西安城西行》：清和初入夏，绕郭晓烟齐。麦浪翻滚，杨花覆泥，天高流云似天幕，河岸宽阔水迎堤。南望终南山色，云缭雾绕，望之痴迷。古人云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。”可惜，祁韵士是西戎之人，不能效王维隐居终南，无法领悟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终南夜色，不能效仿历史上无数终南隐居修炼的悟道之人，更不能效仿唐人卢藏欲做官先修隐，最后果然当上左拾遗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唐代走“终南捷径”成功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李白和王维两位大诗人，而祁韵士只能一路向西，他的终点是中国最西部的伊犁。

几朵教他插鹭鸶，小名莫问阿谁家。天仙国色神仙种，占尽人间富贵花。祁韵士在馆舍，遇邻舍一女要牡丹花，便摘了几朵让她插到鬓角，小女孩还不告他是谁家的女儿，叫什么名字。牡丹花香国色，占尽人间富贵，也不知是哪位神仙栽种下的。

奇山纪异。邠州西十里有山名明岫山，甚奇，“山之顶皆土，其趾乃皆石，洞穴玲珑，不可胜数，备诸佛像。沿山前进，桑枣成林，矮而秀茂，郁郁葱葱，令人思“斧斤远扬”之句。又行十余里，见石龛中大佛高八丈五尺，就山石雕成，亦奇。”明岫山在今陝西彬县水帘乡明岫山麓。其地有水帘洞，相传唐贞观年间凿出一个个小洞，洞洞相连，形状像飞阁，祁韵士《明岫山纪异》一诗，形容其为“蜂房气通透，森然映寒绿”。每年元宵节，百姓在这里张灯结彩，祈祷新年好愿。

至此，祁韵士领略了亭口镇的“堡堞”（城堡），加上即将在河西走廊上的无数古堡、驿站，战火的味道又浓了起来。陝西之行结束。前面的甘肃瓦云驿，是甘陝二省分界处，站在这里，西望远方，迎接祁韵士的将是一条文明交汇的廊带，是一条以丝绸为名的廊带，是一条曾经金戈铁马的古道，是商旅绵延的商道，也是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国际通道，这条绵延在黄河以西的窄长通道——河西走廊。

不到成原上，那识塚累累。强半犁为田，但留土数堆。彼岂无豪杰，今乃不知谁。欲往考世代，没字并无碑。白杨风萧萧，向我耳际吹。世事浮云变，富贵徒尔为。黄土擅埋人，玉山曾几颓。岁丰则仍合焉。大雁塔在大慈恩寺内，又名“慈恩寺塔”。当地人告诉祁韵士，唐时此塔在城南，年景不好，塔一分为二而不倒塌；年景好时，又合成一塔，所以说“慈恩塔影临丰苑”。年长之人至今知道周秦汉唐，长安已非昨日的京都盛唐。我亦是千秋一过客，效夸父追日，逐西斜的太阳。

山色终南好。《出西安城西行》：清和初入夏，绕郭晓烟齐。麦浪翻滚，杨花覆泥，天高流云似天幕，河岸宽阔水迎堤。南望终南山色，云缭雾绕，望之痴迷。古人云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。”可惜，祁韵士是西戎之人，不能效王维隐居终南，无法领悟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终南夜色，不能效仿历史上无数终南隐居修炼的悟道之人，更不能效仿唐人卢藏欲做官先修隐，最后果然当上左拾遗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唐代走“终南捷径”成功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李白和王维两位大诗人，而祁韵士只能一路向西，他的终点是中国最西部的伊犁。

几朵教他插鹭鸶，小名莫问阿谁家。天仙国色神仙种，占尽人间富贵花。祁韵士在馆舍，遇邻舍一女要牡丹花，便摘了几朵让她插到鬓角，小女孩还不告他是谁家的女儿，叫什么名字。牡丹花香国色，占尽人间富贵，也不知是哪位神仙栽种下的。

奇山纪异。邠州西十里有山名明岫山，甚奇，“山之顶皆土，其趾乃皆石，洞穴玲珑，不可胜数，备诸佛像。沿山前进，桑枣成林，矮而秀茂，郁郁葱葱，令人思“斧斤远扬”之句。又行十余里，见石龛中大佛高八丈五尺，就山石雕成，亦奇。”明岫山在今陝西彬县水帘乡明岫山麓。其地有水帘洞，相传唐贞观年间凿出一个个小洞，洞洞相连，形状像飞阁，祁韵士《明岫山纪异》一诗，形容其为“蜂房气通透，森然映寒绿”。每年元宵节，百姓在这里张灯结彩，祈祷新年好愿。

至此，祁韵士领略了亭口镇的“堡堞”（城堡），加上即将在河西走廊上的无数古堡、驿站，战火的味道又浓了起来。陝西之行结束。前面的甘肃瓦云驿，是甘陝二省分界处，站在这里，西望远方，迎接祁韵士的将是一条文明交汇的廊带，是一条以丝绸为名的廊带，是一条曾经金戈铁马的古道，是商旅绵延的商道，也是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国际通道，这条绵延在黄河以西的窄长通道——河西走廊。

不到成原上，那识塚累累。强半犁为田，但留土数堆。彼岂无豪杰，今乃不知谁。欲往考世代，没字并无碑。白杨风萧萧，向我耳际吹。世事浮云变，富贵徒尔为。黄土擅埋人，玉山曾几颓。岁丰则仍合焉。大雁塔在大慈恩寺内，又名“慈恩寺塔”。当地人告诉祁韵士，唐时此塔在城南，年景不好，塔一分为二而不倒塌；年景好时，又合成一塔，所以说“慈恩塔影临丰苑”。年长之人至今知道周秦汉唐，长安已非昨日的京都盛唐。我亦是千秋一过客，效夸父追日，逐西斜的太阳。

山色终南好。《出西安城西行》：清和初入夏，绕郭晓烟齐。麦浪翻滚，杨花覆泥，天高流云似天幕，河岸宽阔水迎堤。南望终南山色，云缭雾绕，望之痴迷。古人云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。”可惜，祁韵士是西戎之人，不能效王维隐居终南，无法领悟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终南夜色，不能效仿历史上无数终南隐居修炼的悟道之人，更不能效仿唐人卢藏欲做官先修隐，最后果然当上左拾遗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唐代走“终南捷径”成功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李白和王维两位大诗人，而祁韵士只能一路向西，他的终点是中国最西部的伊犁。

几朵教他插鹭鸶，小名莫问阿谁家。天仙国色神仙种，占尽人间富贵花。祁韵士在馆舍，遇邻舍一女要牡丹花，便摘了几朵让她插到鬓角，小女孩还不告他是谁家的女儿，叫什么名字。牡丹花香国色，占尽人间富贵，也不知是哪位神仙栽种下的。

奇山纪异。邠州西十里有山名明岫山，甚奇，“山之顶皆土，其趾乃皆石，洞穴玲珑，不可胜数，备诸佛像。沿山前进，桑枣成林，矮而秀茂，郁郁葱葱，令人思“斧斤远扬”之句。又行十余里，见石龛中大佛高八丈五尺，就山石雕成，亦奇。”明岫山在今陝西彬县水帘乡明岫山麓。其地有水帘洞，相传唐贞观年间凿出一个个小洞，洞洞相连，形状像飞阁，祁韵士《明岫山纪异》一诗，形容其为“蜂房气通透，森然映寒绿”。每年元宵节，百姓在这里张灯结彩，祈祷新年好愿。

至此，祁韵士领略了亭口镇的“堡堞”（城堡），加上即将在河西走廊上的无数古堡、驿站，战火的味道又浓了起来。陝西之行结束。前面的甘肃瓦云驿，是甘陝二省分界处，站在这里，西望远方，迎接祁韵士的将是一条文明交汇的廊带，是一条以丝绸为名的廊带，是一条曾经金戈铁马的古道，是商旅绵延的商道，也是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国际通道，这条绵延在黄河以西的窄长通道——河西走廊。

不到成原上，那识塚累累。强半犁为田，但留土数堆。彼岂无豪杰，今乃不知谁。欲往考世代，没字并无碑。白杨风萧萧，向我耳际吹。世事浮云变，富贵徒尔为。黄土擅埋人，玉山曾几颓。岁丰则仍合焉。大雁塔在大慈恩寺内，又名“慈恩寺塔”。当地人告诉祁韵士，唐时此塔在城南，年景不好，塔一分为二而不倒塌；年景好时，又合成一塔，所以说“慈恩塔影临丰苑”。年长之人至今知道周秦汉唐，长安已非昨日的京都盛唐。我亦是千秋一过客，效夸父追日，逐西斜的太阳。

山色终南好。《出西安城西行》：清和初入夏，绕郭晓烟齐。麦浪翻滚，杨花覆泥，天高流云似天幕，河岸宽阔水迎堤。南望终南山色，云缭雾绕，望之痴迷。古人云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。”可惜，祁韵士是西戎之人，不能效王维隐居终南，无法领悟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终南夜色，不能效仿历史上无数终南隐居修炼的悟道之人，更不能效仿唐人卢藏欲做官先修隐，最后果然当上左拾遗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唐代走“终南捷径”成功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李白和王维两位大诗人，而祁韵士只能一路向西，他的终点是中国最西部的伊犁。

几朵教他插鹭鸶，小名莫问阿谁家。天仙国色神仙种，占尽人间富贵花。祁韵士在馆舍，遇邻舍一女要牡丹花，便摘了几朵让她插到鬓角，小女孩还不告他是谁家的女儿，叫什么名字。牡丹花香国色，占尽人间富贵，也不知是哪位神仙栽种下的。

奇山纪异。邠州西十里有山名明岫山，甚奇，“山之顶皆土，其趾乃皆石，洞穴玲珑，不可胜数，备诸佛像。沿山前进，桑枣成林，矮而秀茂，郁郁葱葱，令人思“斧斤远扬”之句。又行十余里，见石龛中大佛高八丈五尺，就山石雕成，亦奇。”明岫山在今陝西彬县水帘乡明岫山麓。其地有水帘洞，相传唐贞观年间凿出一个个小洞，洞洞相连，形状像飞阁，祁韵士《明岫山纪异》一诗，形容其为“蜂房气通透，森然映寒绿”。每年元宵节，百姓在这里张灯结彩，祈祷新年好愿。

至此，祁韵士领略了亭口镇的“堡堞”（城堡），加上即将在河西走廊上的无数古堡、驿站，战火的味道又浓了起来。陝西之行结束。前面的甘肃瓦云驿，是甘陝二省分界处，站在这里，西望远方，迎接祁韵士的将是一条文明交汇的廊带，是一条以丝绸为名的廊带，是一条曾经金戈铁马的古道，是商旅绵延的商道，也是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国际通道，这条绵延在黄河以西的窄长通道——河西走廊。

不到成原上，那识塚累累。强半犁为田，但留土数堆。彼岂无豪杰，今乃不知谁。欲往考世代，没字并无碑。白杨风萧萧，向我耳际吹。世事浮云变，富贵徒尔为。黄土擅埋人，玉山曾几颓。岁丰则仍合焉。大雁塔在大慈恩寺内，又名“慈恩寺塔”。当地人告诉祁韵士，唐时此塔在城南，年景不好，塔一分为二而不倒塌；年景好时，又合成一塔，所以说“慈恩塔影临丰苑”。年长之人至今知道周秦汉唐，长安已非昨日的京都盛唐。我亦是千秋一过客，效夸父追日，逐西斜的太阳。

山色终南好。《出西安城西行》：清和初入夏，绕郭晓烟齐。麦浪翻滚，杨花覆泥，天高流云似天幕，河岸宽阔水迎堤。南望终南山色，云缭雾绕，望之痴迷。古人云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名。”可惜，祁韵士是西戎之人，不能效王维隐居终南，无法领悟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终南夜色，不能效仿历史上无数终南隐居修炼的悟道之人，更不能效仿唐人卢藏欲做官先修隐，最后果然当上左拾遗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唐代走“终南捷径”成功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李白和王维两位大诗人，而祁韵士只能一路向西，他的终点是中国最西部的伊犁。

几朵教他插鹭鸶，小名莫问阿谁家。天仙国色神仙种，占尽人间富贵花。祁韵士在馆舍，遇邻舍一女要牡丹花，便摘了几朵让她插到鬓角，小女孩还不告他是谁家的女儿，叫什么名字。牡丹花香国色，占尽人间富贵，也不知是哪位神仙栽种下的。

奇山纪异。邠州西十里有山名明岫山，甚奇，“山之顶皆土，其趾乃皆石，洞穴玲珑，不可胜数，备诸佛像。沿山前进，桑枣成林，矮而秀茂，郁郁葱葱，令人思“斧斤远扬”之句。又行十余里，见石龛中大佛高八丈五尺，就山石雕成，亦奇。”明岫山在今陝西彬县水帘乡